

夜光杯

军事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劲旅、当代小说界的重镇。王愿坚是著名的军旅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在表现革命战争艰苦壮丽的画卷同时还呈现了革命战士的崇高精神和人性之美，堪为“红色经典”而被写进文学史，成为中学语文教材。

王愿坚与《七根火柴》

汪兆裘

《千里跃进大别山》，发表在我供职的《当代》杂志上，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好评如潮。我们都知道，这与王愿坚分不开。他不仅是深谙小说之道的高手，还是影视文学的奇才。七十年代，他与部队作家陆柱国共同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勇敢地突破，坚持现实主义，以一部格调清新，表现红色少年在战火中成长的长故事给文艺舞台吹来一股清风，受到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喜爱。

王愿坚认为短篇小说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干把字的篇幅里，把一个不大的东西写透，通过一栏、一础、一鳞、一爪，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生活本身的深邃、深邃、深刻和深情，殊为不易。他特别赞赏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以其所见真者所知者深也”之论。他每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总是以《七根火柴》创作实践为例，让人深谙其道。

《七根火柴》是王愿坚短篇小说的精品，代表了他小说的艺术个性，即主题单纯，明朗又集中，撮取

一个特点的生活片断，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饱含深情而又十分凝练地勾勒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处。

这篇小说的构思说来奇特，它是从战争中闯到他面前的一个形象为发端的，这一形象是一只手，一只雪中的手。

1949年，整个淮海战场覆盖一层皑皑白雪。作为记者的王愿坚在地堡里冻醒了，他钻出去，随几个战士沿着交通沟向敌我间的一块空地跑去，看见不远处一战士伏在雪地上。走近，才发现已经牺牲了，就在他前面的雪地上，有用手指画下的简单地图，而那曾经用生命最后一点力气画下的敌情地图的手，却高高地举着，指向前方。王愿坚认识这位团里的侦察员。前一天夜里，他受命潜入敌人阵地侦察，不幸受了重伤，没能爬回部队，但他用那右手完成了侦察任务，表达了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几天后，为了采访新抓的俘虏，和战友埋葬小侦察员后，王愿坚又踏着雪到师部去。正好遇到敌机盘旋扫射，他与一队运粮的民工，隐藏在坟场里。一位民工借机从怀里掏出一个干粮，递给他：“同志，吃点么？”他看到那只手里，托着红薯叶掺上糠捏成的窝窝。这些来自渤海之滨的农民，用肩膀挑着六十斤粮食，走了上千里路送到战场，支援大军，自己却用红薯叶和糠填充肚子……



英雄的家书

插画

张安朴

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迎着弥天大雪走着，一名战士身子一仄歪，跌下雪坡，几番挣扎，被深雪吞没了。战友们只见皑皑白雪上，留着一只手，冻僵的手心里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老红军给他讲的这个故事，联系他在淮海战场的亲身经历，就有了《七根火柴》的胚胎。

王愿坚说，他已不能确切说出，他写《七根火柴》的时候到底是想起经历中的哪件事，哪一只手，但他在短短的两千字里，却凝结了他在战争中直接获得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关于人的手和心灵，关于

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战士们勇敢和忠诚。

我与王愿坚讨论《七根火柴》时说，短篇小说短在篇幅，却绝不能短在见识上，《七根火柴》境界挺高。他摆手说：“我心里明白，它不是一篇以艺术精美见长的东西，如果说还有点可取的话，倒是因为有点真知，反映了一点革命精神的火光，并且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思想与形象、哲理与诗情的统一。”

《七根火柴》是写过去的，又是六十多年前写的，如今重提它、谈论它，依然有重要意义，作为优秀的小说不只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小说中迸发出的革命精神的火光，那七根火柴仍是点亮我们心灵的烛火。



清晨，天空下着雨。雨中的公园，伴着鸟儿清脆的啼鸣声，雨滴在碧绿的叶片上打着滚儿，在湖面有节律地跳跃着。沿着小路雨中前行，喜鹊时而从身边嗖地掠过，站在不远处，待你走近，便飞到枝上不停地叫着，引你追随。

走走停停，忽有清香徐徐触动鼻翼，像雨雾缭绕，若隐若现。寻香而去，眼前似云朵落于林间，洁白的，淡紫的……几株晚开的丁香，在雨中温文尔雅地娇艳着。

伫立丁香丛中，雨似被花香掣住，让人忘了一滴滴仍在敲打。雨中的丁香，淡雅芳香，清新自然，美得超凡脱俗，沁人心脾！

丁香也称紫丁香，花筒细长，有紫色、淡紫、蓝紫、紫红……花瓣多是四瓣，也有三瓣、五瓣、六七瓣的，复瓣丁香花瓣相拥着。

紫云丁香、柳叶丁香、白雪丁香……仲春的松花江畔，含苞欲放的丁香舒展花瓣，有圆的，有星星一样尖着角的，有柳树的叶儿一样飘逸的……各有其无法捕捉的风韵。

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每年春夏，一簇簇，花香便如优美的音乐，静静地城中徜徉。

晴朗的夏日，丁香蝴蝶般飞在霞光里，花香在楼宇、路旁、公园、广场舒展。这来自春天的花，像浪漫的精灵，拥有一双飞翔的翅膀！翅膀上的羽毛将花瓣上的雨滴扇动，缕缕花香，于烟雨迷蒙中弥漫。丁香花紫色丽，独特的芬芳在记忆里翻阅，童年、少年、青年、人到中年……

20多年，我一直在找五瓣丁香，近几年更是多出雨中寻花之乐。当五瓣丁香花撩起叶子与我对视，那种喜悦即刻兑现了幸福感。

人与一朵花的相遇，也如此充满了机缘！

找五瓣丁香的感受，本身就很好。于年年岁月中，寻花！不经意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惬意和浪漫。

这寻花的记忆，于在外的游子，乡情便有了味道，那是丁香特有的味道。

此时，天空渐渐晴朗起来，星星点点的雨滴在水面像舞者的足尖，涟漪便成了足音律动的弧线。喜鹊飞过，一曲晨歌，在丁香馥郁的芬芳里飘飞！

女儿毛头把她的观众召集聚拢来，要给他们表演唱歌。

她最喜欢唱的是《小燕子》。每逢见到陌生人，她必唱此曲。很久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恐怕是因为歌词中有“我问燕子你为啥来”一句——对于陌生人自然是问个来由的。但其其实我觉得毛头唱得最好的还是《生日歌》。因为她可以中英文唱两遍，而且饱含深情，随时准备将祝福送给别人。

女儿毛头把她的观众召集聚拢来，要给他们表演唱歌。

她最喜欢唱的是《小燕子》。每逢见到陌生人，她必唱此曲。很久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恐怕是因为歌词中有“我问燕子你为啥来”一句——对于陌生人自然是问个来由的。但其其实我觉得毛头唱得最好的还是《生日歌》。因为她可以中英文唱两遍，而且饱含深情，随时准备将祝福送给别人。

演唱会

邵亮

因为是“演唱会”，毛头罕见地将这两首保留曲目都唱了一遍。她自己很满意，因为她读出了那些观众的满意表情。

定睛一看，坐在那桌子上的观众是一只毛茸老虎，一只玩具兔，一个戴着蝴蝶结发箍的小熊，一匹红马，一只猴子和一只企鹅。

2020年2月15日，武汉的夜，无星无月，雨雪交加，街上罕见人影，只有我们的车缓缓行在湿滑的路面上，两边的高楼，霓虹依然闪烁着，仿佛在诉说那些天、那些事、那些人……

带着上海的嘱托，我们一行匆匆抵汉，组建上海援鄂医疗队前方工作协调组和临时党委。临时党委的成立，建立健全了援鄂医疗队的组织体系，临时党委下设1个临时分党委。9个临时党总支和36个临时党支部，把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到了援鄂的每一支医疗队伍和每一名党员；做好抗疫一线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原则，1649名上海援鄂医疗队员中，有624名队员递交入党申请书，205名同志在武汉一线陆续“火线”入党，援鄂医疗队党员数从派出时的690名增加到895名，占队员总数的比例由队伍组建时的41.8%上升为54.3%。

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党组织凝聚力的体现，是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感召，每一次医院的苦活累活，都是这些党员冲锋在前；谁愿意搬往更远、住得更差的地方？党员先搬；党员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站在最靠前的位置，也是距离危险最近的位置。

信念，在那一刻升华

赵丹丹

这些正如一名队员在入党申请书上写的那样，“最危难的时候，总能听到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硬核专家张文宏所说的“共产党员先上”，在上海援鄂医疗队里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也许在平时，党员这个身份感受还不是最强烈，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总能想起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一份使命、一份责任、一份荣耀。援鄂医疗队党员们那种无畏生死，医者仁心的精神，通过一桩桩真实事件与场景，触动我心里最柔软的

地方，让我为之动容。是的，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心情激荡，让我们泪流满面。“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们在雷神山医院重温入党誓词的时候，面对庄严的党旗，一股庄严肃穆又一次涌上心头，身为一名老党员

的理想信念愈加坚定；诵背熟悉的誓词，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信念在那一刻得到升华，那用行动及生命去证明的信念，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别样精彩。

上海援鄂医疗队的感人事迹不断见之于各类媒体，这些事迹的背后是我们体制的强大构架，我们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我们民族的凝聚力量。灾难，我们不希望看到，但在灾难面前，看得出人性，测得出党性。

在武汉，我们上海援鄂医疗队这些党员们、战友们经受了考验，他们是好样的，他们对得起

“我到今天都不感觉妈妈已经离去，她是搭上开往天国的列车，讲学去了，上课去了。所以，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和你们一起送别我的妈妈，送她到远方去做她最爱的事情”。这是罗小未先生的女儿在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答谢词，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

罗小未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曾为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她热爱教育事业，也享受教学带来的乐趣，即使这两年记忆力衰退，还会念念不忘要去学校，要去上课。家人说，她爱她的学生，去世前一周，当她听到学生的名字，就两眼放光，乖乖地多吃点饭。

罗先生在事业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研究、教学；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妈妈，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为了给女儿做一件漂亮的衬衫，她想尽办法，为弥补布料不足，她还增加了漂亮的蕾丝。

罗先生并没有教过我。我在同济学习期间，教我《中外建筑史》的老师是吴光祖先生。他是同罗先生共处一个教研室多年的老同事，曾和她共同完成不少有关建筑历史的学术著作；上世纪90年代与罗先生共同完成了《上海建筑指南》，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上海近现代建筑的著作。

一代英杰，以聪睿练达 引领建苑通中西；百年风范，凭言传身教 哺育桃李遍天下。

这副挽联是对罗小未先生一生的切实写照。她作为杰出的建筑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卓有成就的学生，其中有院士、教授和知名专家。在《罗小未文集》前言中，她的学生、同济大学郑时龄院士这样写道：“罗小未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硕师，德高望重，学生遍天下，对学生人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同学们尊称她‘罗先生’，这并非性别错位，而是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位博学笃志的学者、大师的尊重和敬畏。”

2006年，罗小未先生获得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她的爱徒郑时龄院士在2019年获得“中国最美教师”称号。

今年6月，我受浦东文保所邀请，作为“人文行走”导师，带领市民实地了解浦东的发展变化。在前期的文献研究中我了解到，浦东陆家嘴保留下来的陈桂春故居（现为吴昌硕纪念馆）有罗小未先生的功劳，是她带领同济大学师生团体对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保护。其实，罗先生也是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以及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拓者，被称为上海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女神”。

罗先生在保护上海优秀历史建筑方面，态度非常严谨和认真。为了保护“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她不顾80多岁高龄，几次爬上三层楼高的脚手架，对观众厅的顶棚涂料进行探究。剥去多层涂料后，才发现最早的涂料颜色，确定最后修缮的方案，保护了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罗小未先生的女儿说道：“她对学生说，你们是太阳，我是月亮，是你们的光芒才照亮了我。”这一句朴实的话语，就是她大家风范的体现。罗先生不仅教给学生渊博的学识，她的睿智、教养、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学生和同事。

罗先生已辞世，但是她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享用一辈子的。但愿在天国的每一个站点都有一所美丽的学校，她可以搭乘天国列车，到站停下来，去讲学，去上课……

身上佩戴的党员徽章，没有辜负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托付，他们让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黑夜闪闪发光。同时，那份我们难得邂逅的经历，也将作为一场人生的阅历去随身携带，珍藏一生。

在武汉援鄂的日子过去了，太阳出来了，阳光温暖地照在我们的身上，那份经历，更让共产党员的信仰，丝丝地渗入并镌刻在我们的心理上；那份信仰，无论过去与现在，都凝聚着我们民族瓜瓞绵延、昌盛腾飞的力量。

无论疫情存在与否，作为与病魔搏斗的仁心医者，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共产党员，我们一直在战斗！

（作者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前方工作协调组组长，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十日谈

党建战“疫” 责编：郭影

她是护士、护工、推拿师、患者的家人，请看80后“宝藏姐姐”。